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 ——以湖北恩施18个旅游村为例

聂黎莎^{1,2}, 田文利¹, 金映欣¹, 乔花芳^{1,3,4}, 谢双玉^{1,3,4}

(1. 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南开大学 商学院, 天津 300071;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4. 湖北旅游研究院[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对守护该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果意义重大。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从家庭(微观系统)、社区(中观系统)、社会(宏观系统)三个层级阐述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从恩施州的18个旅游村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混合方法实证检验了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其机制。结果表明:①家庭、社区、社会三级系统因素均对农户的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影响;②不同因素的影响强度依次为生计方式(旅游参与型)>村庄海拔>家庭规模>社会投资力度>村干部执政能力;③这些因素对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存在三重机制,一是旅游参与起决定作用,二是家庭、社区、社会系统因素的影响呈层级递减特征,三是家庭、社区、社会系统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关系;④据此,针对家庭、社区和社会三级系统,构建“内生转型-基层治理-社会协同”的三维优化路径,为山区旅游地可持续脱贫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592.7; F323.8 **DOI**: 10.16152/j.cnki.xdxbzr.2025-02-021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and their mechanism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mountainous tourist areas based o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Taking 18 villages in Enshi Prefecture as cases

NIE Lisha^{1,2}, TIAN Wenli¹, JIN Yixin¹, QIAO Huafang^{1,3,4}, XIE Shuangyu^{1,3,4}

(1.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3.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4. Hubei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Hubei Provincial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factors and their mechanism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收稿日期: 2024-11-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001172)

第一作者: 聂黎莎, 女, 博士, 从事乡村旅游研究。

通信作者: 谢双玉, 女, 博士, 教授, 从事旅游地理学研究, xieshuangyu@ccnu.edu.cn。

mountainous tourist area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ustain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LR) in mountainous tourist areas and proposed a set of hypotheses to b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n we examined the hypotheses by using first-hand data collected from 18 tourist villages in Enshi Prefecture which is a typical mountainous area and mixed methods, and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Firstly, some factors of family, community and social system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households' LR. Secondl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actors is as follows: livelihood mode (tourism participation) > village altitude > household size > social investment intensity > village cadres' competence. Thirdly these factors affect households' LR following three main mechanisms: ① tourism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 ②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mmunity and society is cascading; ③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 community and society is interconnected and dynamic. Finally, ④ a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path of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grass-root governance and social synergy" was proposed to help mountainous tourist areas keep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Keywords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mountainous tourist destination;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自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我国长期的工作重点。山区旅游地兼具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集聚等多重特性,成为我国返贫监控的重点区域^[1]。旅游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其农户的生计渠道,增加了农户的学习机会^[1],但也让农户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影响农户脱贫成果的稳定性^[2]。在此背景下,关注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及其影响因素,并系统解析各要素对农户生计韧性的作用机制,能为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提供决策依据,助力山区旅游地实现长效脱贫。

农户生计韧性旨在反映农户抵御贫困,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其影响因素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多以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经济落后地区或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农户为研究对象^[1],采用障碍度^[3-5]、多元 Logistic 回归^[6]、灰色关联模型^[7]等方法识别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关键影响因子;或者采用多元回归^[8-9]、方差分析^[5]、双重差分^[10]、地理加权回归^[11]等方法探索农户生计韧性的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应对自然灾害的策略^[12]、土地综合整治等政策^[3, 10, 13]、农户生计类型^[14-15]、地理区位^[5]、社区建设水平^[11]等。也有研究运用方差分析^[1]、三级编码^[16]、障碍度模型^[7, 17]、作图比较^[18]等方法探索了旅游地或山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因素,包括生计方式等家庭因素,社区管理水平等社区因素,政策等社会因素。

上述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对旅游地的关注不足。旅游促进了农户生计的转型升级,增强了农户的生计韧性,但其生计韧性水平是否能稳定维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值得关注。②对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不足,存在“自己解释自己”的问题^[3, 5-7, 9],即将生计韧性的部分评价指标作为其影响因素。③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层级的影响因素分析,缺乏系统性的跨层级作用机制探讨,尤其对家庭、社区、社会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动态演化规律尚未充分揭示。

因此,本研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在从家庭、社区、社会三个层级系统揭示农户生计韧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的18个旅游村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这些因素的作用,并根据结果分析显著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由“内生转型-基层治理-社会协同”组成的三维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优化路径,为山区旅游地可持续脱贫提供决策和实践参考。

1 理论分析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由美籍俄罗斯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来的,后经扎斯特罗(Charles H. Zastrow)等学者得到了不断发展。该理论融合了系统学、社会学和生态学

理论,试图从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即社会生态系统)来考察、解释人类行为^[19],强调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20]。它打破了从个体自身来解释其行为的传统思维方式,主张从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或者从微观、中观、宏观等多个层级系统来揭示人类行为包括成长的原因。其中,微观系统指处在生态系统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体,这些个体既是生物的、也是社会的系统类型;中观系统是指与个体接触的小规模群体,如家庭、职业群体等;宏观系统则是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例如文化、社区等^[19]。

旅游的介入加剧了山区农户生计环境的复杂程度,使得该地区农户的生计韧性不仅受其家庭自身,也受其所在社区以及广泛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性地分析处于复杂环境

中的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才能有效揭示山区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韧性的互动关系。在山区旅游地,家庭是农户抵御风险的核心单元,但其生计决策受社区资源供给的直接影响,而社区资源的分配又依赖于社会的政策支持和资本投入。可以说,农户的生计韧性是家庭、社区、社会这 3 个跨层级系统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遭遇扰动 的情况下,3 个层级系统间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需要通过反馈机制重新适应来建立新的平衡。例如,社会系统中的政府资金投入可能推动社区基础设施升级,进而改变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层级联动式地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因此,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需要从家庭(微观系统)、社区(中观系统)、社会(宏观系统)3 个层级来揭示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见表 1)。

表 1 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可能影响因素

Tab. 1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mountainous tourist areas					
系统层级	编号	影响因素	赋值标准	单位	影响
家庭系统	X ₁	生计方式	3 类:旅游参与型、务农务工型、补贴依赖型	/	/
	X ₂	户主年龄	家庭中的户主年龄:18 岁及以下、19 ~ 25 岁、26 ~ 40 岁、41 ~ 60 岁、61 岁及以上,分别赋值 1 ~ 5	岁	-
	X ₃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	个	+
社区系统	X ₄	村干部执政能力	村书记学历 * 0.5 + 村书记工作年限 * 0.5(学历: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 1 ~ 5;执政年限: < 2, [2,4), [4,6), [6,8), ≥ 8, 分别赋值 1 ~ 5)	/	+
	X ₅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所在村落到该乡镇中心的距离	km	-
	X ₆	村庄海拔	村庄海拔高度	m	+
	X ₇	村旅游参与度	村内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户数	户	+
社会系统	X ₈	政府资金支持度	村庄近 3 年获得的政府支持资金的均值	万元	+
	X ₉	社会投资力度	按照“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村庄获得相应的产业投资则赋值 1,否则赋值 0	/	+
	X ₁₀	旅游市场活跃度	村庄近 3 年的游客量均值	万人次	+

1.1 家庭系统的影响因素

农户的家庭系统是由其家庭成员个体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要素构成的整体,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微观系统;该系统自身的特征及其与社会互动的情况都会对其生计韧性产生影响。首

先,生计方式反映农户家庭的主要谋生方式,山区旅游地农户受到所处社区、社会的影响选择不同的生计活动,包括务工务农、参与旅游发展、享受政府补贴等,生计方式的不同会直接带来不同的生计结果,从而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已有研究

表明,旅游参与类农户由于其生计方式更多样,其生计韧性强于非旅游参与类农户,而补贴依赖型农户由于缺乏适应变化所需的资本、社会关系等条件而生计韧性最差^[1, 21]。其次,户主一般是农户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其年龄可能对农户的生计韧性有较大影响,因为年龄较大的户主对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信息的学习和接受程度不高,进行生计决策时往往更保守^[22],因此从脆弱性环境中恢复的能力会越弱^[23]。最后,反映人口数量的家庭规模是农户的重要特征之一,规模越大,创造更多经济收入的机会就越大,也就能更好地应对不利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增强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8, 23-24],从而具有更强的生计韧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生计方式为旅游参与型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H2:户主年龄越大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低。

H3:家庭规模越大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1.2 社区系统的影响因素

农户的社区系统是由其所在社区(在山区就是村)的区位、环境、人际关系、文化氛围、管理机制等要素构成的整体,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中观系统;该系统中能被农户直接接触到的社区资源会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影响。首先,山区旅游地农户所在村的区位(与乡镇中心的距离)是影响其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25],距离越近的村不仅拥有更广阔的客源市场,而且更容易吸引旅游投资,农户的生计选择也相对更多,能享受更好的社会资源。其次,山区旅游地普遍偏好发展民宿等避暑度假产业^[26],这时,在村庄建设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其海拔越高,旅游吸引力会越强,客源也会更多,农户从中谋生的机会也就更多、更稳。再次,村干部的执政能力影响甚至决定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从而影响村民从中获利的情况^[11]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一般,村干部的文化水平越高,法制观念越强,经验越丰富,执政能力会越强,越能保障村农户的生计韧性^[11]。最后,农户所在村旅游参与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区旅游氛围,并推动当地旅游市场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完善^[27],增强农户的基本社会保障,增强农户的生计韧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距离乡镇中心越近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

越高。

H5:所在村海拔越高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H6:所在村干部执政能力越强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H7:所在村旅游参与度越高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1.3 社会系统的影响因素

农户的社会系统是由广泛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文化观念等要素构成的总体,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宏观系统;该系统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社会背景,会通过中观系统作用于农户。首先,政府资金支持包括专项发展资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项补贴资金等,是政府调控和促进山区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帮助农户抵御各种内外部扰动的主要手段,是农户生计的重要保障^[28]。其次,社会投资是山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前期能够撬动山区旅游地的发展,后期也是市场营销、接待服务、环境建设、创新升级等方面的重要资金来源^[27],因此,山区旅游地吸纳的社会投资越多,旅游建设会越完善,为农户生计韧性维持提供的机会就越多。最后,旅游市场的发展情况既是当地经济、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也会影响旅游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旅游市场越活跃(游客量越大),旅游产业发展会越好,能为农户提供的就业、收入等机会就越多,也就越有助于农户生计韧性维持。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8:政府资金支持力度越大,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H9:社会投资力度越大,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H10:旅游市场越活跃,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恩施州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农户生计脆弱性问题突出,但旅游资源禀赋高,对于研究山区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之间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1]。其中,恩施市、建始县、宣恩县、利川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多处高品质旅游区,兼具生计环境复杂、旅游发展较好等特性,为

研究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户的生计韧性问题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调研组选择这 4 个县市的 18 个旅游村(详见谢双玉等^[1]文的图 1)开展调研^[1]。

2.2 数据来源

2.2.1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农户基本信息和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两部分内容。前者涉及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收入来源、家庭年收入、农户类型(脱贫户与返贫户)等相关信息;后者包括谢双玉等构建的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 20 个通俗易懂的测量题项^[28]。

2.2.2 问卷调查实施

研究小组于 2021 年 7 月 10—20 日分别前往 18 个样本村展开调研。采用随机入户与农户进

行面对面交谈式问卷调查,当场回收问卷,最终共完成问卷 456 份,剔除回答信息不完整、逻辑有误等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432 份,有效率为 94.74%。此外,2023 年 2 月 2 日,研究小组通过电话访谈了 18 个样本村村委会负责人,获取了关于村干部执政能力、村旅游参与度、政府资金支持度、社会投资力度、旅游市场活跃度的数据。

2.2.3 样本的基本信息

如表 2 所示,有效样本中,男女比例相当,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近八成,学历普遍较低;以土家族为主(占 71.06%),其次为汉族(占 23.38%);家庭年收入多在 1 万元以上,收入来源主要为外出务工(占 62.73%)。样本的结构特征与恩施州的基本情况相符,具有代表性。

表 2 样本的基本特征
Tab.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项目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项目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18	7	1.62	性别	男性	215	49.77
	19~25	12	2.78		女性	217	50.23
	26~40	71	16.4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14	49.54
	41~60	211	48.84		初中	145	33.56
	≥61	131	30.32		高中	43	9.95
民族	汉族	101	23.38		中专	7	1.62
	土家族	307	71.06	家庭年收入	大专	17	3.94
	苗族	14	3.24		本科及以上	6	1.39
	其他	10	2.31		≤10000	47	10.88
收入来源	外出务工	271	62.73		10 001~50 000	130	30.09
	(多选) 旅游相关	103	23.84		50 001~100 000	131	30.32
	务农	158	36.57		≥100 000	124	28.70
	其他	221	51.16	家庭规模	平均人数	4.47	

2.3 研究方法

利用笔者们前期研究评价得到的样本村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及其 3 个维度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分别为因变量来检验其影响因素,农户生计韧性水平由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 3 个维度构成,分别反映了农户依靠自身资产、技能及社会互动来缓冲变化,实现进一步发展的能力^[28]。

2.3.1 农户生计韧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

为消除数据指标间存在的数量级、量纲等问题对最终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首先采用标准化

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 \lambda_{j\min}}{\lambda_{j\max} - \lambda_{j\min}}。$$

式中: X_{ij} 为原始数值; $\lambda_{j\min}$ 为原始数值的最小值; $\lambda_{j\max}$ 为原始数值的最大值; X'_{ij} 为标准化之后的数据。

而后,由于农户的生计韧性可能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前述影响因素(自变量)对农户生计韧性(因变量)的作用关系。回归模型为

$$Y = \alpha + X_1\beta_1 + X_2\beta_2 + \cdots + X_{10}\beta_{10} + \varepsilon。$$

式中: Y 是因变量,即农户的生计韧性、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或学习能力; $X_1, X_2, \cdots, X_{10}$ 是自变量,即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编号和名称与表1同; ε 为扰动项; α 为常数项; $\beta_1, \beta_2, \cdots, \beta_{10}$ 为待估参数。

2.3.2 农户生计韧性影响机制的分析方法

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采用质性分析方法解析家庭、社区、社会系统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及动态演化规律,揭示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协同效应,并据此构建农户生计韧性的系统提升方案。

3 结果分析

3.1 基本描述统计

表3为各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农户生计韧性的均值为0.283,各维度中缓冲能力表现最佳,

学习能力次之,自组织能力最弱。在自变量中,家庭系统中,农户生计方式(X_1)以务工务农型为主(占比69.68%),补贴依赖型农户最少(占比6.48%);户主年龄(X_2)的离散程度较高,而家庭规模差异较小。社区系统中,村庄海拔(X_6)的实际观测值介于500~1 407 m(均值1 012.24 m),表明研究区大多为低山和中低山区域^[29],拥有较好旅游开发条件;村干部执政能力(X_4)均值最高(0.687),而村旅游参与度(X_7)均值最低(0.237),表明各村村干部的治理能力较高,但旅游产业渗透率仍待提升。社会系统中,政府资金支持度(X_8)的标准差最大(0.302),表明政策资源分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社会投资力度(X_9)均值最高(0.617),说明外部资本较支持乡村发展;旅游市场活跃度(X_{10})则处于较低水平(0.172),凸显山区旅游地市场动能不足的现状。

表3 各变量基本描述统计
Tab.3 Basi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因变量和系统	影响因素	样本量 /频数	百分比 /%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农户生计韧性		432		0.115	0.543	0.283	0.082
缓冲能力		432		0.144	0.556	0.311	0.062
自组织能力		432		0.00	0.833	0.208	0.184
学习能力		432		0.00	0.787	0.281	0.165
家庭系统	X_1 生计方式 旅游参与型	103	23.843				
	务工务农型	301	69.676				
	补贴依赖型	28	6.481				
	X_2 户主年龄	432		0.00	1.000	0.266	0.442
	X_3 家庭规模	432		0.00	1.000	0.348	0.172
社区系统	X_4 村干部执政能力	432		0.00	1.000	0.687	0.232
	X_5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432		0.00	1.000	0.416	0.242
	X_6 村庄海拔	432		0.00	1.000	0.565	0.233
	X_7 村旅游参与度	432		0.00	1.000	0.237	0.239
社会系统	X_8 政府资金支持度	432		0.00	1.000	0.273	0.302
	X_9 社会投资力度	432		0.00	1.000	0.617	0.259
	X_{10} 旅游市场活跃度	432		0.00	1.000	0.172	0.293

3.2 相关分析结果

运用方差分析和 Pearson 系数分别检验类型变量 X_1 (生计方式)和其他9个变量与农户生计韧性及其3个维度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4、表5

所示。如表4所示, X_1 (生计方式)与农户生计韧性及其3个维度均有显著相关关系,表现为旅游参与型农户的生计韧性(0.39)及其3个维度的均值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

表 4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生计韧性及其维度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 4 ANOVA results for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its dimensions of the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means

	X_1 生计方式(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旅游参与型 ($n = 103$)	务农务工型 ($n = 301$)	补贴依赖型 ($n = 28$)		
农户生计韧性	0. 385 ± 0. 069	0. 254 ± 0. 056	0. 218 ± 0. 046	208. 438	0. 000 **
缓冲能力	0. 349 ± 0. 063	0. 304 ± 0. 055	0. 251 ± 0. 063	40. 145	0. 000 **
自组织能力	0. 421 ± 0. 160	0. 136 ± 0. 136	0. 194 ± 0. 095	159. 683	0. 000 **
学习能力	0. 449 ± 0. 138	0. 236 ± 0. 136	0. 151 ± 0. 112	109. 275	0. 000 **

注：* 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如表 5 所示, 农户生计韧性与 X_3 (家庭规模)、 X_4 (村干部执政能力)、 X_6 (村庄海拔)、 X_7 (村旅游参与度)、 X_8 (政府资金支持度) 和 X_9 (社会投资力度)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 X_2 (户主年龄)、 X_5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而与 X_{10} (旅游市场活跃度) 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故在后续分析中剔除 X_{10} 。缓冲能力与各自变量的相关关系基本与生计

韧性一致, 但与 X_{10} 之间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自组织能力则与 X_3 、 X_6 、 X_7 、 X_8 和 X_9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 X_5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而与 X_4 、 X_2 、 X_5 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故在后续分析中剔除这几个变量; 学习能力只与 X_3 、 X_6 、 X_7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 X_2 、 X_5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与其他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故在后续分析中剔除这些变量。

表 5 农户生计韧性及其维度与其他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Tab. 5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its dimensions) and other variables

	农户生计韧性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X_2 户主年龄	- 0. 123 *	- 0. 169 **	0. 038	- 0. 166 **
X_3 家庭规模	0. 190 **	0. 221 **	0. 103 *	0. 110 *
X_4 村干部执政能力	0. 110 *	0. 137 **	0. 061	0. 050
X_5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 0. 191 **	- 0. 147 **	- 0. 150 **	- 0. 130 **
X_6 村庄海拔	0. 254 **	0. 273 **	0. 149 **	0. 143 **
X_7 村旅游参与度	0. 269 **	0. 217 **	0. 192 **	0. 193 **
X_8 政府资金支持度	0. 099 *	0. 121 *	0. 123 *	- 0. 034
X_9 社会投资力度	0. 150 **	0. 206 **	0. 142 **	- 0. 018
X_{10} 旅游市场活跃度	- 0. 037	- 0. 130 **	0. 005	0. 042

3. 3 回归分析结果

借助 SPSS26. 0 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农户生计韧性及其 3 个维度) 的影响方向及作用强度, 得到表 6 所示的结果。在 Y 为农户生计韧性的回归模型中, 调整后的 R^2 为 0. 520, 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可解释 Y 的变异的 52. 0%, 模型比较可靠; 同时, DW 统计量为 1. 757, 接近 2, 说明残差独立, 结果较好; F 检验值为 47. 633 ($p = 0. 000 < 0. 001$), 表明 9 个自变量中至少有 1 个对 Y (农户生计韧性) 产生显著影响。同理, Y 为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的模型也都成立且结果真实有效。

3. 3. 1 家庭系统因素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在家庭系统中, 旅游参与型农户的生计韧性显著高于补贴依赖型农户 ($\beta = 0. 751, p < 0. 01$), 并且其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也都显著高于补贴依赖型, 表明农户参与旅游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户的生计韧性, 而且是全方位提升; 而务农务工型农户只有缓冲能力、学习能力显著高于补贴依赖型, 而其自组织能力甚至显著低于后者, 致使其生计韧性与后者无显著差异 ($\beta = 0. 130, p > 0. 05$); 这表明生计方式为旅游参与类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越高, 而传统生计方式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改善作用有限, H1 得到验证。户

主年龄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系数虽然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beta = -0.026, p > 0.05$),而该变量对缓冲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beta = -0.108, p < 0.01$),因此,H2 只部分得到验证。这可能是由于在现代农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家庭观念的转变,家庭中的决策权不一定由长者来掌握,而由家庭中知识经验最丰富的人或由家庭成员共同

商量决定,因此户主年龄的作用不显著。家庭规模(X_3)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beta = 0.115, p < 0.01$),而且主要是通过显著影响农户的缓冲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来实现的,表明规模越大的家庭,劳动力资源越丰富,生计韧性水平越高,H3 得到验证。

表6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变量	农户生计韧性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常数	(0.021)	(0.019)	(0.047)	(0.079)
X_1 生计方式旅游参与型	0.751 ** (0.014)	0.475 ** (0.012)	0.465 ** (0.032)	0.691 ** (0.032)
X_1 生计方式务农务工型	0.130(0.012)	0.287 ** (0.011)	- 0.194 ** (0.029)	0.177 * (0.029)
X_2 户主年龄	- 0.026(0.006)	- 0.108 ** (0.006)		- 0.075(0.015)
X_3 家庭规模	0.115 ** (0.017)	0.145 ** (0.016)	0.100 * (0.042)	0.043(0.041)
X_4 村干部执政能力	0.094 * (0.015)	0.115 * (0.014)		
X_5 到乡镇中心的距离	- 0.065(0.015)	0.092(0.016)	- 0.033(0.035)	- 0.017(0.029)
X_6 村庄海拔	0.144 ** (0.015)	0.253 ** (0.014)	0.049(0.037)	0.022(0.033)
X_7 村旅游参与度	- 0.067(0.017)	0.013(0.019)	- 0.052(0.041)	0.022(0.034)
X_8 政府资金支持度	- 0.027(0.014)	- 0.120(0.013)	0.067(0.033)	
X_9 社会投资力度	0.112 * (0.017)	0.395 ** (0.016)	0.023(0.041)	
X_{10} 旅游市场活跃度		- 0.273 ** (0.012)		
R^2	0.531	0.336	0.440	0.345
调整后 R^2	0.520	0.319	0.429	0.334
DW	1.757	1.663	1.841	1.657
F	47.633 **	19.361 **	41.551 **	31.851 **

注:表中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3.2 社区系统因素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社区系统的4个因素中,只有村庄海拔(X_6)和村干部执政能力(X_4)的影响作用显著,而且前者的作用较大($\beta = 0.144, p < 0.01$),后者的作用较弱($\beta = 0.094, p < 0.05$),但二者都是通过影响农户的缓冲能力来影响其生计韧性的,表明高海拔地区的避暑资源和独特景观确实让旅游地具有较强竞争力,为农户积累更多生计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社区环境,社区基层治理能通过政策执行与资源整合提升农户的物质资本,也为农户其他生计资本保障提供了有利条件,H4、H6 得到验证。但是,到乡镇中心的距离(X_5)和村旅游参与度(X_7)的影响不显著,前者可能是因为恩施州山

区旅游地的交通条件普遍改善,区位优势的限制作用就不明显,因此 H5 未得到验证;后者可能是由于恩施州乡村旅游发展中,农户由于资金、技术、知识等不足而尚未成为主要参与群体,同时,山区旅游地客源有限,村旅游参与度高的话会增强内部竞争,导致旅游经营困难,从而降低农户的生计韧性,故 H7 未得到验证。

3.3.3 社会系统因素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在社会系统中,社会投资力度(X_9)显著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beta = 0.112, p < 0.05$),并且主要是通过影响农户的缓冲能力来实现的,这表明外部资本的注入可完善产业链,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增强农户的物质及金融资本,提升其抗风险能

力,因此,H9 得到验证。而政府资金支持度(X_8)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政府资金主要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而用于游乐设施建设、营销宣传等方面的投入较少,因此对农户生计的直接影响有限;此外,政府资金的支持是否有助于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与资金的利用方式和效率有关,例如某样本村虽然获得较多帮扶资金,但村领导将其用于河道整修项目,最后反而造成了河道生态的破坏,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阻碍了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故 H8 未得到验证。

3.4 影响机制分析

结合上述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遵循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从家庭、社区、社会不同层级来揭示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影响因素的思路,归纳总结家庭、社区、社会系统因素对农户生计韧性影响的跨层级作用机制。

3.4.1 旅游参与是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决定因素

如表 6 所示,旅游参与型生计方式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回归系数为 0.751($p < 0.01$),显著高于其他解释变量,表明旅游参与对农户的生计韧性具有基础性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旅游参与为农户提供了住宿接待、餐饮服务、手工艺品销售等多元化经营渠道,构建了非农收入体系,有效降低了农户对传统农业的单向依赖,从而有效分散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调研数据显示,研究区内旅游参与型农户年均收入达 16.83 万元,分别是务农务工型(5.82 万元)和补贴依赖型(1.81 万元)农户的 2.9 倍和 9.3 倍,提供了有力证据。其次,旅游参与重塑了农户的资本积累路径。参与旅游经营的农户不仅拥有更丰富的物质资本积累,还能通过政策扶持、投资引入等渠道拓展社会资本。特别是与游客的持续互动,能形成知识交换网络,提升其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与务农务工型农户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受限于重复性劳作和外部依赖型工作模式,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均显不足。最后,旅游业发展和旅游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打破了“自然条件制约-收入单一-抗风险能力弱”的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旅游参与通过收入结构优化、资本要素重构和发展能力培育三重机制,显著提升了农户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的韧性水平。

3.4.2 家庭、社区、社会系统因素的影响呈层级递减特征

农户生计韧性受三级系统因素影响,其作用强度呈现“家庭 > 社区 > 社会”的层级递减特征。作为核心决策单元的家庭系统,通过生计资本积累机制与自主决策对农户生计韧性产生直接作用。其中,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作为家庭系统关键要素,通过收入结构、社会网络与人力资本三条路径直接作用于生计韧性,其标准化系数显著高于其他要素。社区系统因素因为空间邻近性而发挥次级直接影响,并主要通过资源再分配与在地化治理来实现。例如,当村干部执政能力较强时,可通过拓宽经营渠道、优化公共环境及增加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户生计韧性。社会系统因素的影响则需通过“政策传导-社区响应-家庭接收”的链式路径产生间接作用,因此具有显著的层级衰减特征。如社会投资的效应需要通过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集群培育等中介变量来实现,这种跨层级的信号衰减导致其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有限。

3.4.3 家庭、社区、社会系统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关系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跨层级分析理念,农户生计系统呈现典型的层级嵌套特征。家庭、社区和社会各子系统间具有“双向作用-动态适应-协同演进”的交互机制^[30]。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反馈路径中,社会系统通过制度约束、文化渗透和资源交换效应塑造和重构社区发展环境;而社区系统则通过村干部和其他精英带动和公共品供给直接左右家庭决策,进而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在自下而上的反馈路径中,农户生计韧性提升会触发家庭系统要素的重组,如推动家庭发展模式转型,进而通过产业联动效应推动社区经济结构转变;这种转变经社区层面集聚放大后,可能引致社会系统物质、文化、制度的转变和调适。另外,各级系统的主要参与者是推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发展的主要力量,不同层级系统主体间的高效配合是社会生态系统有机运作的关键。因此,农户生计韧性的提高需要家庭、社区、社会系统间互动互惠、和谐统一,也需要各层级系统主体间的相互沟通、有效配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从家庭(微观系统)、社区(中观系统)、社会(宏观系统)3个层级阐述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从恩施州的18个旅游村收集的一手数据,运用混合方法实证检验了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其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家庭、社区、社会三级系统均有因素对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产生了显著影响。家庭系统中的农户生计方式(旅游参与)、家庭规模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且前者的作用最大;社区系统中的村干部执政能力、村庄海拔也都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但作用都较弱;社会系统中只有社会投资力度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作用也不大。而且,这些因素都主要通过影响农户的缓冲能力维度来影响其生计韧性,除了旅游参与和家庭规模外,都对农户的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没有显著影响。相比已有研究多从家庭、社会等单一方面分析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4,31],本研究尝试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从多层级系统探索这一问题,更系统、更全面,同时也更合理,避免了将评价指标自身作为影响因素纳入分析,避免了“自己解释自己”的怪圈。

2)从影响机制来看,首先,山区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受到旅游参与的决定作用,即发展并参与旅游是山区旅游地农户提升其生计韧性的最有效途径;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32]。其次,家庭、社区、社会系统因素的影响呈层级递减特征,即家庭系统因素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程度最大,社区系统因素次之,社会系统因素最弱,这与杜本峰等^[33]在研究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得到的结论较吻合。最后,家庭、社区、社会系统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关系,即这三个子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系统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同时,农户生计韧性的发展改变着社会生态系统。

4.2 建议

根据前述研究结论,针对家庭、社区、社会三级系统,构建“内生转型-基层治理-社会协同”的三维优化路径,为山区旅游地可持续脱贫提供实

践参考。

1)家庭层面上,促进生计转型升级,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旅游参与型农户应积极学习专业的经营技能,拓展自身的社交网络,培养新媒体传播意识,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升级。尚未参与旅游的农户应借助当地发展旅游的机会,积极谋划生计转型。务农型农户,可尝试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向经营民宿、土特产店铺、文创产品、文化演艺等,以此增加家庭的收入来源并促进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在外务工型农户、大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利用自身资源,返乡创业,以此提高村庄旅游发展的生命力。补贴依赖型农户应根据家庭劳动力条件,适当参与特色手工、景区保洁维护等活动,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

2)社区层面上,整合村庄发展优势,提升社区村干部执政能力。一方面,村委会干部和乡村精英应努力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通过建立“村干部能力考核体系”、引入第三方机构制定个性化治理方案等方式着重解决村庄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干群沟通不畅、农户旅游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应整合村庄资源,实现差异化发展。高海拔村庄应打造“避暑康养产业集群”,联合周边村庄开发联票制旅游线路,避免同质竞争;近乡镇村庄,应建设“旅游服务综合体”,整合餐饮、交通、购物等功能,形成区域旅游集散中心;文化特色村庄,可设立“非遗传承保护基金”,支持土家族歌舞、手工艺等文化体验项目开发。

3)社会层面上,关注山区旅游产业,推动山区发展模式更新。首先,政府及企业应给予山区发展更多支持,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鼓励更多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和发展,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更多技术、资金、人才资源;其次,应积极探索以政府、企业、农户等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山区旅游发展模式更新,保障农户个人利益诉求的实现;最后,游客作为山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应努力约束自身行为,主动维护山区旅游环境,增强与山区居民的交往,促进其学习能力的提升。

4.3 讨论

山区旅游地是我国重点返贫监控区域,受制于较差的先天自然和地理条件,山区发展相对迟缓,易滋生贫困。旅游的介入为山区发展提供了良好路径选择,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比

如,山区旅游地农户的发展虽然也受生计方式、村干部执政能力、社会投资情况等因素影响,但由于山区独具特色的避暑、高山休闲等旅游功能,村庄海拔是影响农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作用比社会投资力度、村干部执政能力、家庭规模等都更强。再比如,相较平原地区,山区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更大,对资金的合理分配要求更高,但政府的直接资金支持有限,同时村干部对政府资金分配及利用效率不高,因此,政府资金支持度对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政府在促进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多层级分析框架,本研究发现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是家庭、社区、社会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证明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复杂生计环境中的解释力,也揭示了跨层级责任主体功能的差异。家庭系统作为微观单元,通过生计方式转型和人口规模优势影响农户生计韧性,是农户抵御风险的核心行动者;社区系统作为中观枢纽,其村干部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地理优势的发挥,是农户生计韧性保障的关键媒介;社会系统则通过外部资本注入等构建宏观保障网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农户的生计韧性。

最后,针对本研究利用的是静态数据,机制分析采用的是质性分享等不足,未来可进行多次调研,把握其动态变化规律;也有必要使用定量方法检验影响机制结论的合理性;同时,本研究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不同山区旅游地也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1] 谢双玉,田文利,聂黎莎,等. 山区旅游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比较研究——以恩施州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2023, 30(5): 435-442.
XIE S Y, TIAN W L, NIE L S, et 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mountainous tourist destinations: Taking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J]. 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2023, 30(5): 435-442.

[2] 党佩英,黎洁,任林静. 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6): 1054-1065.
DANG P Y, LI J, REN L J.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households' poverty vulnerability in mountain-

ous areas in western China[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6): 1054-1065.

- [3] 郭蕾蕾,尹珂. 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重庆市忠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9): 136-145.
GUO L L, YIN K. Impact of rural complex construc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taking Zhongxian County, Chongqing as an exampl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0, 41(9): 136-145.
- [4] 刘嘉乐,马慧强,席建超,等. 遗产型旅游目的地居民生计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J]. 旅游学刊, 2023, 38(7): 70-83.
LIU J L, MA H Q, XI J C, et al. The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Pingyao Ancient City, Shanxi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7): 70-83.
- [5] 温腾飞,石育中,杨新军,等.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榆中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5): 172-182.
WEN T F, SHI Y Z, YANG X J, et al. The resilience of farmers' livelihood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emiarid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A case study of Yuzhong County[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8, 39(5): 172-182.
- [6] 张丽琼,曾祥虎. 强震后农户生活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1): 168-179.
ZHANG L Q, ZENG X H. Post-earthquake farmers' life recover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1, 42(11): 168-179.
- [7] 何艳冰,张娟,乔旭宁,等.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研究——以河南秦巴山片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9): 53-59.
HE Y B, ZHANG J, QIAO X N, et al.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study of Qinba mountain areas in He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9): 53-59.
- [8] 李聪,王磊,康博纬,等. 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4): 38-47.
LI C, WANG L, KANG B W, et al. Measurement

-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elocated migrants[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 39(4): 38-47.
- [9] 刘伟,黎洁. 提升或损伤?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9, 24(3): 210-218.
- LIU W, LI J. Improve or damage: The effect on livelihood cap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of Relocation and Settlement Project[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9, 24(3): 210-218.
- [10] 吴诗嫚,祝浩,卢新海. 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分析——以湖北省部分县市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6): 1002-1013.
- WU S M, ZHU H, LU X H. Impact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some counties in Hubei Provin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6): 1002-1013.
- [11] 王银,叶文丽,吴孔森,等.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2): 181-189.
- WANG Y, YE W L, WU K S, et al. Effects of rural construction on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A case study of Jia County on the loess plateau[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2): 181-189.
- [12] SPERANZA C I. Buffer capacity: capturing a dimension of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in African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13(3): 521-535.
- [13] TANNER T, LEWIS D, WRATHALL D, et al.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5, 5(1): 23-26.
- [14] QUANDT A. Measuring livelihood resilience: The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ilience approach (HLRA)[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7: 253-263.
- [15] 郑殿元,黄晓军,王晨. 陕北黄土高原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以延川县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9): 9-16.
- ZHENG D Y, HUANG X J, WANG C.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its optimization strategy in Loess Plateau of North Sha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9): 9-16.
- [16] 卜诗洁,王群,卓玛措. 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演变下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韧性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1): 132-136.
- BU S J, WANG Q, ZHUO M C.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alysis of residents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under the evolution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3, 42(1): 132-136.
- [17] 李会琴,潘婧妍,侯林春,等. 生计恢复力视角下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评估与因素识别[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2): 88-95.
- LI H Q, PAN J Y, HOU L C, et al. Poverty returning risk assessment and factor identification for farming households in tourist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3, 37(2): 88-95.
- [18] 贺爱琳,杨新军,陈佳,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74-181.
- HE A L, YANG X J, CHEN J, et a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s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Northern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 174-181.
- [19] 师海玲,范燕宁.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年查尔斯·扎斯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94-97.
- SHI H L, FAN Y N.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ecosystem theory: Charles Zastrow's new discussion on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2004[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5(4): 94-97.
- [20] 王赞成,杨子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城镇低收入青年劳动力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8): 57-63.
- WANG S C, YANG Z Q. Research on the employm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low income youth labor for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cosystem theory[J]. *China Youth Study*, 2018(8): 57-63.
- [21] 郭子钰,谢双玉,乔花芳,等. 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恩施州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4): 668-678.
- GUO Z Y, XIE S Y, QIAO H F,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poverty-returning risks facing households in rural tourism sites: A case study of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Hubei Provin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4): 668-678.

- [22] 李聪,高梦. 新型城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19, 35(18): 89-94.
- LI C, GAO M. Empirical study on impact of new urbaniz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under migration and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9, 35(18): 89-94.
- [23] 纪金雄,洪小燕,朱永杰. 茶农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安溪县为例[J]. 茶叶科学, 2021, 41(1): 132-142.
- JI J X, HONG X Y, ZHU Y J.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tea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Anxi County[J]. Journal of Tea Science, 2021, 41(1): 132-142.
- [24] 江易华,黄桀烽. 失地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5): 62-67.
- JIANG Y H, HUANG J F. Study on the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less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0, 36(5): 62-67.
- [25] 常洁,谢萍,别小娟. 旅游驱动乡村农户生计韧性的变化及提升对策研究——兼顾不同社区参与模式的比较[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22, 39(4): 27-39.
- CHANG J, XIE P, BIE X J. Tourism-driven changes in rural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ement: Considering the comparison of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models[J].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2022, 39(4): 27-39.
- [26] 谢双玉,阴姣姣,乔花芳,等. 恩施州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及其效应差异研究[J]. 人文地理, 2021, 36(5): 184-192.
- XIE S Y, YIN J J, QIAO H F, et al. Research on rural tourism poverty-alleviation mod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effects in Enshi prefecture[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5): 184-192.
- [27] 吴忠军,王婷. 苗寨宿集:西江苗寨旅游住宿产业集群化与生计可持续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5): 160-169.
- WU Z J, WANG T. Gusethouse cluster in Miao Village: A study on the clustering of tourism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nd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Xijiang Miao Village[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23(5): 160-169.
- [28] 谢双玉,聂黎莎,田文利,等. 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6(1): 131-143.
- XIE S Y, NIE L S, TIAN W L, et a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households in tourist areas of mountainous region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Enshi Prefecture Hu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4, 46(1): 131-143.
- [29] 范建容,张子瑜,李立华. 四川省山地类型界定与山区类型划分[J]. 地理研究, 2015, 34(1): 65-73.
- FAN J R, ZHANG Z Y, LI L H. Mountain demarcation and mountainous area divisions of Sichuan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 65-73.
- [30] 周驰亮,杨茂庆. 回流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与支持策略——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24(4): 99-107.
- ZHOU C L, YANG M Q.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adaptation of homecoming migrant children and its supporting strategies: A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J].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2022, 24(4): 99-107.
- [31] 翟彬,王宇阁,朱芳芳,等.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44(2): 156-165.
- ZHAI B, WANG Y G, ZHU F F, et al. Differences in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 household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2): 156-165.
- [32] 李佳,田里. 云贵民族村落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10): 118-126.
- LI J, TIAN 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ro-poor tourism in Yunnan and Guizhou ethnic villages in China[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0, 41(10): 118-126.
- [33] 杜本峰,耿蕊. 困境家庭儿童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作用与边际效应分析[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20, 13(11): 9-17.
- DU B F, GENG R.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functions and marginal effects of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children in dilemma families[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2020, 13(11): 9-17.

(编辑 亢小玉)